

江西三十年

小说散文选

1949-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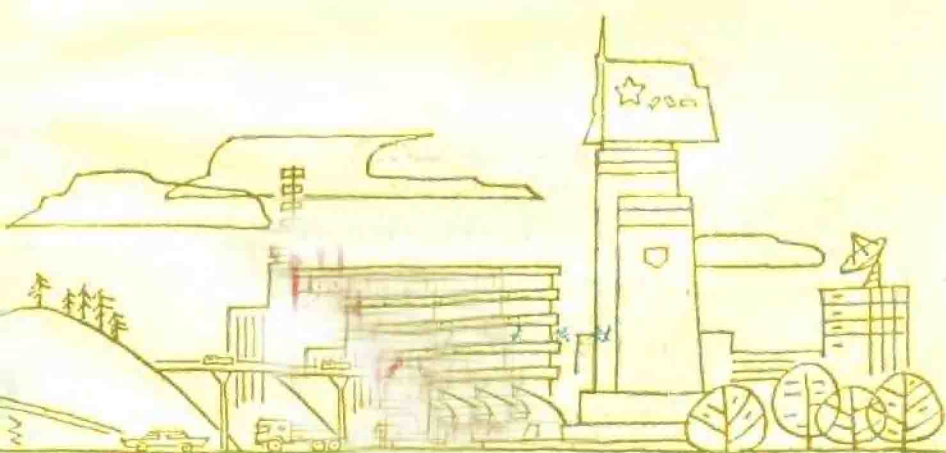


JIANGXISANSHINIAN

江西三十年

小说散文选

江西省文化局编



江西三十年小说散文选

江西省文化局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⁷/₈ 字数: 34万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10110·126 定价: 0.86元

目 录

小 说

我和我的妻子·····	俞 林(1)
天罗地网·····	时佑平(13)
两个队长·····	李如澍(35)
马大夫和她的孩子·····	廖伯坦(59)
山寨的菩提·····	吴源植(85)
未出嫁的妈妈·····	黄 岭(101)
回到生产岗位·····	黄宗林(110)
从今天起·····	万长耕(124)
潘虎·····	邓洪口述 胡旷整理(136)
红桔·····	谭喜亮(147)
饭店里的故事·····	丁慰南(161)
节日的怀念·····	郭国甫(171)
石敢当·····	罗 旋(188)
评模会上·····	李南伦(209)
行车记·····	江 洪(213)
苗·····	杨佩瑾(222)
笙歌岁月·····	干 戈(231)
春水和秋生·····	金达迈(243)
外婆提的一条优点·····	吴一天(252)
选择·····	刘 锋(259)

逗新娘·····	柳剑祥(276)
第一站·····	阳 春(287)
憨老大搞发明·····	梅德生(299)
恨·····	黄 白(308)
国际悲歌·····	俞 林(323)
没有倾吐的爱情·····	梁士荣(353)
x+y 的故事·····	贺传圣(369)

散 文

松涛·····	徐远略(383)
金乌山散歌·····	罗 旋(386)
我轻轻推开窗户·····	绿 林(391)
荷灯·····	彭作雨(393)
祖国——幸福的源泉·····	伍显硕(397)
火红的朝霞·····	戈 克(403)
喜庆厅礼赞·····	嘉 湘(408)
井冈礼赞·····	吕云松(414)
探索星空奥秘的年轻人·····	刘兰生(423)
翠夏春园·····	黄润祥(436)
双莲子·····	沈良意(440)
荣获金牌的姑娘·····	周崇坡(445)
蛙声赋·····	熊述隆(458)
春姑娘的歌·····	严霞峰(462)
编后·····	(469)

我和我的妻子

俞 林

在一个婚礼上，有位来宾向大家讲了以下的故事。

你们都认为我有个幸福的家庭，可是你们不知道三年前我们夫妻经受过一场多么严重的考验，差点没离婚！

我是日本投降那年在老解放区结婚的。我妻子是刚从城市里来的女学生，比我小五、六岁，很单纯，有些地方还带着孩子气。结婚不久，她就到白求恩医学院去学习，她换上布鞋，穿了一身棉军装，活象一个参加革命很久了的女干部。一到星期六，她就翻过一架山到我所在的机关来看我，我们一同过幸福的星期日。

不久，全国性的内战爆发了。我所在的机关要转移到铁路以东的平原上去，白求恩医学院却要搬进很远的山区。这一来，我必须决定：让我的妻子跟随医学院走呢？还是放弃学习跟我到平原上去？

我说由我决定是因为：我妻子在政治上还很幼稚，她总是要接受我的意见行事的。后来我才认识到：在决定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我犯了第一个错误：我决定让她放弃学习，和

我一起走。我当时也觉着这样不好，但是也有一个原谅自己的理由：她怀了孕，在一起好照顾她。

我妻子行军的时候表现得很不错，虽然机关里对怀孕的女同志准备了大车，但是她只把行李放在车上，自己和大队一道走。一路上爬山越岭，早起晚宿，她初次看到祖国雄伟的山川和老解放区的人民，又兴奋又愉快。

一出山地，面前就是敌人控制着的铁路，为了安全，机关派我先到路东和地方上取好了联系。到了预定的时刻，我和民兵到铁路上去接应，天色黑得伸手不见掌，我担心着我的妻子，第一次夜行军，又赶上下雨，她会不会掉队，按照规定的信号，我及时地和领队的取得了联系，我派一个民兵带着大队奔向前面的一个村庄，我自己留在原地，看着在我面前闪过去的每一个黑影。突然一个人滑了一脚，哎哟地叫了一声，我立刻听出是我的妻子。我真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惊奇，她居然没有掉队。一路上那样多的高岗和浅沟，又那样泥泞，她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当然，她遇到我也很高兴，立刻把整个疲乏的身子压在我的肩膀上，小声地说：

“真有意思。”

我一点也不知道她说“有意思”指的是什么，当时也顾不上问她。雨更大了，我扶着她赶到前面的村庄。我先把同志们安顿好，然后赶去照顾她。她歇息在一个贫农家里。我一进去，房东老大娘刚熬好姜汤，我的妻子呢，高高地坐在炕头上，披着老大娘的褂子，腿上裹着人家的被子。从老大娘的神气和我妻子那股自然、亲昵的态度看来，她们已经混熟了，其实不仅熟了，第二天老大娘还舍不得叫她走呢，还把煮好的鸡

蛋塞给她。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这些事情，只认为能照顾她的只有我自己。

第二天的行军路上，我想起了头天夜晚的事情，就悄悄地问她：“你说‘有意思’是指什么呢？”

“夜行军呀，”她孩子似地笑着说，“多有意思，这样才象参加了革命。”

“纯粹是一套浪漫主义的想法！我为你担了一夜心，你可倒有意思来了。”

“谁要你担这份心呢？”她笑了笑，好象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我详细地讲这次夜行军是为了叫你们明白我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为了说明我怎样忽略过那些值得我抓住的东西。我以后一连串的错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到了平原，我立刻忙起来。有一个时期我到前方去工作。回来的时候，我妻子已经生了孩子，她并没有因为我不在身边闹什么情绪。我对着健康的妻子和胖胖的儿子，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不久我又带着一个工作队到外县参加土改去了。好在这一次离机关比较近，有时候可以回家看看的。

有一天我跑回来看她，一进家，一个人也没有，我向机关的人们打听，都说不知道，只有一个人说好象到贫农团里开会去了。开会去了！难道连两个月还不到的孩子也开会去了吗？我简直不相信，可是只有到贫农团去找找看。原来我们住的这个村也在闹土改，机关派了很多干部帮助。我连忙赶到贫农团，那里的人要我到对门的贫农小组里去找。到这时候我仍然不相信会在那里找到她。因为我没法明白为什么她不在家里好

好地带孩子，也不明白她怎么能带着孩子参加会？

但是我真个在那里找到她了，我的妻子高高地坐在炕头上，和六七个妇女挤在一起，孩子叫个老大娘抱着。她自己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见我来了，脸上立刻浮出那么好看的笑纹，显然她很高兴，可是她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打算动。我只得坐在炕下边的一条板凳上，听着她们开会。一直等到散会，我才抱着孩子陪妻子回家去。

“你这样开会行吗？”我在路上问妻子。

“你不是看见了吗？”她兴奋地瞧着我。

“孩子不闹吗？”

“他乖极了，就是我能力不够，你给我介绍介绍……”

我没有等她说完就反问她：

“这是你自己的主意吗？”

“怎么？”我妻子吃惊地望着我，半天才说，“是我的主意。这不对吗？你看，整天没有事，和孩子呆在家里真闷极了，你不在家，我再不出门，连报纸也看不到，简直成了老百姓了。不，人家老百姓都搞土改，轰轰烈烈的。我一听到街上敲锣打鼓喊口号，我就再也坐不住了。你说这样一个运动，我不应该参加？”

她的两只眼睛巴巴地盯着我。我却只看着怀里睡熟的孩子，回答说：

“应该，怎么不应该呢！这是有历史意义的运动。”

不过我的话却没有我妻子话里所流露出的那股热情，这不是说我对土改不热情，不，土改已经把我完全吸引住了，我当时负责三个乡的运动，交了很多贫农朋友，和他们整天整夜在

一起。土改高潮和前线的胜利是我当时最关心的事情。可是对我的妻子参加土改却有着另外的看法：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就够累了，何况又是第一次带孩子，还搞什么土改呢？没有你参加，我们也可以把土改搞好啊！

“我和贫农组的李大娘说好了，她媳妇帮我带孩子，我可以腾出手来，我把孩子领的粮食给李大娘……”

我没有正面表示反对，却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孩子换了奶消化坏了怎么办？如果机关突然转移，孩子怎么办？说来说去，一大堆难题，实际上推翻了我妻子的计划。

很显然，这是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我提出的那一些似是而非的难题只不过是用来欺骗我妻子和我自己罢了。我不愿叫她放下孩子去工作，还以为是照顾她。

就在我这样的“照顾”之下，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她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当然，职务是有的，比如：在机关里做过收发员、文书，在驻在村当过小学教员。不过，这一切都是临时性质的。我自己呢？一会前方一会后方，空暇的时候，回家看看妻子和孩子，就感到很满足，可是从来没想到：我的妻子在没有事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也从来没怀疑过她会惋惜自己丢掉做医生的前途。

时间过的飞快，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我们随着解放军南下了。我这个城市刚一解放我们就进来了。这时候，我担任了一个机关的领导工作，比以前更忙了。我的妻子呢？经过了几年“家庭”生活，原来的那股热情没有了，她既没有学会专门知识，也没有取得从事组织工作的政治锻炼，只能在机关里做一些轻便的事务工作。

有一天，下班了，我还在办公室里忙着什么，没有回家。突然我的妻子推门进来了，我没有注意她要来干什么。我相信自己和从前一样地爱着她，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我们之间会有什么問題。她来了，我尽可以不打招呼，尽可以照常工作，她决不会怪我的。我只略微地抬抬头，见她疲倦地坐在沙发上，我又埋下头看没看完的东西去了。过了一会，听着她悄悄地向门口走了，我这才对她说：

“你再坐一会，我马上就完了。”

她扶着门把手，头也没有回，懒懒地说：“你忙吧，我走了。”

这工夫我才看出她精神很坏，赶紧过去拉住她说：

“你看，我实在忙，星期日也有事，可是这是为革命工作嘛！”

她叹了口气，没有说什么，我也找不出更多的话讲，心里想，只要她也想到革命工作就好了。可是我丝毫也没有想一想：要让她把精力放到革命工作上，应该给她什么帮助。

不过，我从此知道了：我的妻子很苦闷。我还吃惊地发现我们不仅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可谈的，就是在家庭生活上也很少谈什么。在家里，除了一块和孩子玩一玩，或者商量着买些用具之外，再没有什么事情了。糟糕的是：从那一天以后，不管我多晚不离开办公室，她也不来找我了。有时候，我晚上回到家，她却领着孩子到别的同志家里聊天去了。

我很想解开她的苦闷，但是我没有运用正确的方法。因而犯了第三个错误。一开始我尽量抽时间和她在一起，星期日尽量陪她到街上买东西，从此，我们家里就不断增加一些有用的

和没用的用具和摆设。我当时想，只要她喜欢又有什么不好呢？可是，这并没有解除她的苦闷，不久她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她要在业余时间向机关里的一个干部学弹吉他，据说那个干部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我以为这大概是解决她苦闷的好办法，立刻给她买了吉他。从此每天下班以后，我们家里就响起了吉他的刺耳的声音。

时间是无情的，对屡犯错误的人，它会及时地带来应有的处罚。

事情发生在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运动象一面镜子一样，把我自己和我做的工作清楚地照了出来，从这面镜子里我看清了：我在办公室里整天忙忙碌碌是多么脱离群众，对工作又多么没有帮助。但是，今天我不打算对你们讲我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我还是谈我家庭生活的问题吧。就在同志们揭露我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提到我的家庭生活。人们问我：你为什么不在乎你的妻子？为什么不在政治上帮助她？接着一二三四，给我妻子提出了很多意见，认为她根本不象老区来的干部。

我对三反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以为自己不仅没有贪污、浪费，比机关任何人都辛苦，还有什么可“反”的呢？等一清醒过来，精神上非常沉重，我的妻子呢？听到这些意见，饭也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着了。可是这时候我没有精力照顾她，我必须认真地检查自己的工作。等我的检查被通过了，运动的锋芒转向了反贪污、反浪费。这时候，我才不再处在被检查的地位，承担起机关运动的领导责任。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反贪污、反浪费的时候，我却狠狠地挨了一下打击。

事情是这样：那个教我妻子弹吉他的干部是我们斗争的头一个对象，人们已经抓住了他和私商勾结、贪污公款的证据，机关里贴满了关于他的快报和漫画，斗争会正在酝酿。我的办公室成了三反办公室，屋里总是一群人，不是开会研究对策，就是听取调查报告。这一天傍晚，人们刚散了，剩下我一个人整理东西，党支部书记悄悄地进来了。从他的表情看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可是我没有料到他要谈的话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真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时刻。他告诉我：据群众反映：我的妻子和揭发出来的这个贪污分子有着不正常的关系，他们常常一块吃喝，一块到外边游逛，去挥霍他贪污来的金钱，很晚的时候还看到他们在一起。

这对我真是当头一棒。当批评我不帮助妻子的时候，我是痛悔的；但是，一发现这个新情况，我对妻子就恼恨起来。这个消息太使我痛苦了。我简直瘫痪在椅子上。支部书记给我提了很好的意见，并且说他立刻找我妻子谈一谈，可是一直到他离开，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口来。

屋里完全黑了。我仍然坐在椅子上，没有力气站起来。整个办公楼都空了，可是我觉得我的心要更空一些。我的心痛苦极了。我该怎么处理呢？看来，这个“温暖”的家庭是完结了，离婚将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我一个人坐了很久，钟摆滴滴嗒嗒的响着，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正一秒一秒地在浪费掉。我不知呆了多久，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去。

我不知道怎么走到家的，也没感到天气冷，直到我拉开门，一股热气扑到脸上，我才一下清醒过来，到家了！

我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两年多了，每天都要从办公室回到这里来，可是只有这一次，我才意识到：家庭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担子。

我穿过黑暗的堂屋，走进卧房，屋里很暗，可是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妻子，她抱着睡着的孩子坐在火炉边，脸紧紧地偎着孩子的脑袋，孩子已经很大了，本用不着抱的，可是她却那样紧紧地搂着他，我看了觉得非常痛苦。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蹲了下去，这时候才看到她那被炉火照红了的脸上流着两道眼泪。

这时，我对妻子的怜悯心突然压倒了对她的怨恨，我知道她面前的处境是可怕的：群众的揭发和家庭的破裂，对她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呵！我蹲在她面前，沉默了很久，终于说道：

“孩子让我抱着，你洗洗脸好吗？”

她机械地把孩子递给我，到屋角擦了把脸，又坐到原来的地方。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我好不容易问了一句。

“这以后再说，先谈谈孩子的事情吧……”

她突然抬起头，看起来她是鼓起了最大的力气说出上面的话的。两颗新的眼泪在她眼角里含着，眼一眨，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她看出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也不擦脸上的泪，就对我说：

“总得把孩子安置一下：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留给你；不然，就送到我嫂子那里去。”

孩子！我好象被什么刺了一下，看看怀里的孩子，他睡得正香，鼻子里出来的热气直喷到我的脸上来，薄薄的鼻翅微微

地颤动着，突然嘴唇抖了一下，孩子在梦里笑了。他大概做了个好梦，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正经历着多么沉重的时刻，更不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命运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孩子呢？我的妻子怀着他度过千里的行军，孩子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斗争的年代里一天天地长大，又跟着我们来到了江南。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孩子不是要失掉母亲，就是要失掉父亲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想到他的命运和我对他的责任呢？

我觉得头胀得有斗大，不知道对自己还是对妻子说：“等一等，等一等。”好象“等一等”就会有出路似的。

我抱着孩子的两只手颤抖了起来，使我惊奇的是：我的妻子虽然很痛苦，甚至绝望——这我可以看出来，但是，她好象比我更有决心。

孩子被我颤抖的手弄醒了，大声地哭起来。我的妻子连忙接过去，到床上哄孩子去睡觉。我原想和妻子谈话的勇气已经消失了，趁机走到隔壁的一间做为“书房”的小屋去，听着孩子断断续续的哭声，我不知所措地在地板上来回地蹑跽起来。

时间过了很久，孩子已经睡着了，我无目的地走到窗口，夜已经深了，窗外轻轻地飘着雪花。飘呀，飘呀，这困难的时刻，你过得比这雪花的飘落要缓慢得多呵！

我疲乏了，坐到书桌前的椅子上，突然发现我妻子的日记本摆在桌子中间。这本子是一个朋友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很久没有见她用了。我预感到什么似的，把本子打开，在最后一页上，看到了她的潦草的字体：

“……我突然看清自己是多么丑恶。我没有希望，也不再

希望什么了！在世上我只有一个孩子的牵挂。要把他安置好，不叫他象失去了母亲的孤儿那样……”

——她想干什么？我真想大声地喊出来，怪不得她那样有决心，不能，决不能这样！难道会有这样可怕的结局吗？我好象看到了她冰冷的尸体，躺在我的面前，而我的孩子就在旁边悲惨的啼哭着。我为了驱走这可怕的景象，从头翻看起她的日记来。这些片断的日记很快地就吸引住我，使我重新看到了我年轻的妻子，在那个下雨的夜晚，她走过敌人的封锁线，还兴奋地对我讲：“多有意思！”她带着孩子到贫农组开会，

“这样一个运动我不应该参加？”这就是我的妻子……我越看下去，越清楚地看到那些曾一度在她身上闪耀过的光芒，体会到她那些曾有过的幻想和希望。看到后来，我不能不把日记抱在怀里，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些火花没有燃烧成火焰就熄灭了呢？”是谁把它们扑灭的呢？是她自己不坚定吗？当然，她也要负责任，可是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该负主要责任的是我，是我犯的那一连串的错误！三反运动提高了我的认识，使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容易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是我把妻子当做自己的附属品，把她放在身边，不叫她学习，也不叫她工作。借口“照顾”她，其实却是为了自己有一个所谓“温暖”的家，让妻子成为照顾这个家的主妇。正是我这种可耻的思想窒息了她发出的火花，阻挡了她前进的道路。我有什么理由责怪她对不起自己，认为非离婚不可呢？我这种念头是多么庸俗和可耻呵！

一当我认识了自己的严重错误，一身痛苦的担子就立刻放下了，我要改正自己的错误，我相信我妻子也可以改正错误。

我应该把我这一切想法立刻告诉她，要首先打消她那种可怕的消极的打算。一旦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兴奋极了，连忙跑进卧室。当我走到妻子床前，我非常激动，话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在她那闭着眼睛的脸上，好象又看到了从前的光辉，不，她的脸是愁苦的，这是从我自己心里看到的，我突然感到一种新的希望，这并不是幻想，而是可以抓到的现实，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一股什么感情冲激着我，我一头扑到我惊慌的妻子身上，没容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双手紧紧抱住了她。

“吓醒孩子，放开我，放开我！”她惊叫着。可是我还是把她紧紧抱着。

这一夜我们谈了很多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争着讲自己的错误。当我们认识了造成这次不幸的根源之后，我们才第一次感到莫大的幸福。我们象新婚时那样感到甜蜜。一直到天亮，她才枕着我的胳膊睡着了。……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至于以后的事情，我只告诉你们一点：我妻子后来到纺纱厂做工会工作，一开始很困难，但是她没有退缩，她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积极、热情，很快就入了党。我俩都很忙，可是并没有忘记教育我们的孩子，他已经上小学了，成绩还不坏呢！

一九五五年